

## 孙子教我打掇蛋



小孙子五岁,聪明伶俐,透着股狡黠的可爱。别看他年虽小,却当了回我的老师。一日餐桌上谈起娱乐,儿子说:“现在的社交场合流行掇蛋。”已退休十多年的我不知掇蛋为何物。“爷爷,你连掇蛋都不知道?”小孙子一脸惊讶。当爷爷的我不但不会玩,甚至还不知道。

2025年春,我们几位退休媒体人到广东一位前同行的家中闲居。垂钓之暇便是掇蛋。只有我,不会钓鱼,不会掇蛋。回家后,在一次周六的家庭聚会上,我提起想学掇蛋。“爷爷,我教你!”小孙子一听,眼睛发亮,自告奋勇要当我老师。我欣然。于是70多岁的爷爷拜5岁的小孙子为师,始学掇蛋。

从此,每周六晚上的聚会多了一个节目,孙子教爷爷掇蛋。经他调教,我掌握了掇蛋的初步规则。虽然小孙子教我,但他从来不选我做牌友。“我和外公,不和爷爷!”小东西狡黠地诡笑。他嫌我牌技太差。

一次,亲家在家旁边的餐馆请几位退休老领导小聚。聚会前照例掇蛋,已能勉强应付牌局的我也叨陪末座。刚上手,小孙子跑过来了,一见我们正在掇蛋,马上当仁不让,一把把我的牌夺了去:“爷爷,我来!”他是老师,学生我自当谦让。于是就出现了这颇为滑稽的牌局: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,与一个幼童鏖战。

2025年6月一个周六的晚上,照例是“法定”聚会日。那天,门打开,两个孙子立在门口,每人手中各抱一个奖杯。原来,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小主播比赛,大孙子得了个特金奖,小孙子得了银奖。此时我发现,小孙子噘着嘴巴,很是不爽。“他把我的奖杯抢走了!”大孙子告状。

原来弟弟认为哥哥得的奖比自己好,很不甘心,霸住哥哥的奖杯不还。“吃饭,饭后爷爷和你们掇蛋!这次,我要把门门(小孙子小名)打输!”我一边把小东西揽进怀里,一边大言不惭地宣示。

叶辉

## 慈孝励志行

百善惟孝血脉牵,  
高堂恩深重于山。  
寸草难酬春晖暖,  
唯怀壮志上云天。  
心存慈孝立身正,  
不惧风霜勇往前。  
齐家治国担使命,  
建功立业开新篇。

李克仁

## 踏冬麦

冬晴散霏遍阳坡,  
极目畴翻绿浪波。  
露缀禾尖光烁烁,  
风梳梗草影娉娉。  
号声激越催工急,  
步点铿锵作穿梭。  
且信生机冰雪蕴,  
来年轻舞淬新磨。

徐美芬

## 作品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菜疙瘩里的年味

窖藏的白菜码在墙角,外层的叶子带着土腥气,母亲总在切菜时把最里层的疙瘩留出来,用围裙擦去沾着的细泥,递到我手里:“尝尝,比梨还甜。”

那时的冬天,菜窖是家里的宝库。白菜码放得整整齐齐,像一摞摞温润的碧玉,最底下几棵被压得紧实,菜心憋得圆滚滚的。母亲切白菜时总先把疙瘩切下来,刀刃碰到脆生生的菜梗,“咔嚓”一声,清甜的汁液便溅在案板上。她把切好的白菜帮扔进粉条肉锅里,咕嘟咕嘟的肉汤裹着菜香漫出来,却把最嫩的疙瘩留在一边,用清水冲净了,塞给蹲在灶边的我。

我捧着菜疙瘩,咬下去的瞬间,脆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,带着土窖的阴凉气,比糖果清爽,比苹果扎实。

越近年关,菜疙瘩越是金贵。母亲每次取出一棵,都要挑出菜心最饱满的疙瘩,放进青花小碟里,端正正摆在炕桌上。蒸饺出锅时,冒着热气,碟子里的菜疙瘩也泛着水润的光,我总是先啃两口疙瘩,再夹起饺子,让菜的甜混着肉的香,在嘴里酿成一团暖。

有一年除夕,母亲包完饺子,从窖里摸出最后一棵白菜,她用刀切成薄片摆在碟子里,和饺子一起端上桌。父亲喝着酒,夹起一片菜疙瘩放进嘴里,咂咂嘴:“这味儿,比肉还解腻。”

后来在城里超市看到包装精美的水果,偶尔会想起母亲递过来的菜疙瘩。那些带着土气的脆甜,藏着窖藏的秘密,藏着母亲的偏心,藏着年根儿里慢慢积攒的盼头。如今方知,原来最好的滋味从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那个寒冬里,有人默默把最朴素的一抹清甜,预留成你独有的念想。张凤仁

## 古木吟

寒风穿进深山坳,  
古木擎天干碧霄。  
株老皮皴雕岁月,  
枝繁叶叠刻君朝。  
霜侵雨打脊梁挺,  
雪压冰摧筋骨骄。  
暮闻梢首喁喁响,  
心忧树杪恐飘摇。

笑天

## 春风近

肆虐狂风撕裂尽,  
杭城几度抹霜莹。  
桑榆本有辉煌月,  
浓淡皆宜自古萌。  
林圃梅妻虬曲待,  
白堤杨柳百姿倾。  
玉门已启春风近,  
伴我骄阳送旧情。

陈永平